

大卫的伤疤

美) 苏珊·阿布哈瓦 著 SUSAN ABULHAWA 李静滢 刘英凯 译

MORNINGS IN JENIN

大卫的伤疤

(美) 苏珊·阿布哈瓦 著

李静滢 刘英凯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的伤疤 / (美) 阿布哈瓦著 ; 李静滢, 刘英凯
译.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506-0586-2

I. ①大… II. ①阿…②李…③刘…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2080号

THE SCAR OF DAVID © 2006 SUSAN ABULHAW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san Abulhawa

c/o Pontas Literary & Fil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240号

书 名 大卫的伤疤

著 者 (美) 苏珊·阿布哈瓦

译 者 李静滢 刘英凯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586-2

定 价 32.80 元

本书如遇到印装错误, 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2069000

contents

目录



序曲

1

第一卷 浩劫

- | | |
|---------------|----|
| 1. 丰收 | 4 |
| 2. 阿里·佩尔斯坦 | 11 |
| 3. 一无是处的贝都因女孩 | 16 |
| 4. 他们离开之时 | 26 |
| 5. 伊卜尼！伊卜尼！ | 41 |
| 6. 叶海亚返回家园 | 46 |
| 7. 阿梅尔出生 | 58 |

第二卷 灾难

- | | |
|-----------------|----|
| 8. 多得像大海和海中所有的鱼 | 62 |
| 9. 厨房中的六月 | 70 |
| 10. 四十天后 | 86 |

第三卷 大卫的伤疤

11. 一桩秘密，犹如一只蝴蝶	102
12. 约塞夫，儿子	105
13. 莫夏的美丽恶魔	108
14. 约塞夫，男人	112
15. 约塞夫，囚徒	114
16. 兄弟再次相逢	118
17. 约塞夫，斗士	120
18. 在第一排树那边	121
19. 约塞夫离去	132
20. 英雄	137
21. 衰微的结局	140
22. 离开杰宁	153
23. 孤儿院	164

第四卷 异乡人

24. 在美国	186
25. 来自约塞夫的电话	196

第五卷 我的心在贝鲁特

26. 马吉德	202
27. 信	217
28. “愿意”	222
29. 爱	224
30. 关于永远的故事	227
31. 重返费城	234
32. 永远永远讲不出的故事	241
33. 不幸的国家	245
34. 无助	252

第六卷 我们之间的纽带

35. 壁垒中的女人	256
36. 此处，彼处	261
37. 大卫的电话	270
38. 大卫和我	274
39. 大卫的礼物	283
40. 大卫，我的兄弟	289

第七卷 我的祖国

- | | |
|---------------|-----|
| 41. 阿里·佩尔斯坦博士 | 294 |
| 42. 拥抱我，杰宁 | 305 |

第八卷 结束和开始

- | | |
|-----------------|-----|
| 43. 为了对女儿的爱 | 324 |
| 44. 主的碎片 | 332 |
| 45. 约塞夫，巴勒斯坦的损失 | 336 |
| 作者按语 | 339 |
| 译后记 | 343 |
| 中译本附录：人名地名表 | 353 |

序曲

杰宁

2002

阿梅尔想再凑近些看看那位士兵的眼睛。但是自动步枪的枪口紧紧顶在太阳穴上，让她无法移动。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她能看得出，他戴着隐形眼镜。她想象着这个士兵早晨起来，在穿好衣服之前探身照着镜子，把镜片塞到眼睛里。真是奇怪，她想，你在命悬一线时还会想这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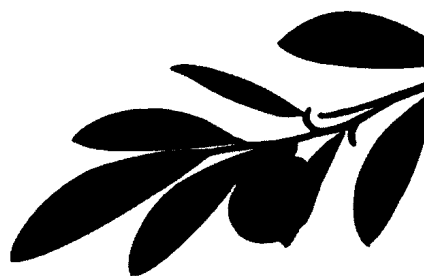
她暗忖道，不知误杀了她这样一位美国公民，那些官员是否会表示遗憾？也许她只不过是在“间接伤害”的怒气中丧了命而已。

一滴孤零零的汗珠从士兵的额头沿着脸颊流下来。他用力眨了眨眼。她的凝视让他感到不安。他从前也曾杀过人，却从未直视过对方的眼睛。阿梅尔看到了这些，在周围大屠杀的惨景中，

她感受到了他那忐忑不安的灵魂。

她又一次觉得奇怪：我居然不惧怕死亡。或许是因为，看到士兵眨眼之后，她知道自己还不会死。

冰冷的金属枪口仍然顶着她的前额。她闭上眼睛，体会获得新生的感觉。记忆有如请愿似的将她带回了从前，回到她不曾了解的家园，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卷

浩劫

1. 丰收

1941

那是辽远的过去。那时，历史还没有翻山越岭毁掉过去和未来，劲风还没有攫住一角土地抹去它的名和实。那时阿梅尔还没有出生。在海法^①以东的一个小村庄，人们靠着无花果和橄榄树平静地生活，拓土开疆，迎接阳光。

天色仍然黝黑，只有婴孩还在睡梦之中，艾因霍德的村民开始准备晨祷，这是一天五次祷告中最早的一次。月亮低低地挂在空中，如同连接天与地的扣环，只差一道银边就是满月。人们刚醒过来，伸胳膊摆腿，用清水冲走睡意，他们把充满希望的眼睛睁得更大。晨祷之前的清洗仪式把虔诚的低语声送入晨雾，周围有上百个低沉的声音在共同歌颂唯一的真主安拉和尊贵的先知穆罕默德。这一天，人们格外虔诚地在户外祈祷，因为这是开始收获橄榄的日子。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最好是能清醒地爬到岩石嶙峋的山上。

就这样，弱小的生命，蟋蟀和扰攘的鸟儿开始黎明前的合唱，雄鸡也很快加入进来。这时，月光的影子已经从村民们的跪

① 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濒临地中海，是以色列北部的重要海港。

垫上移开。大多数人只是祈求宽恕他们的罪孽，也有人会多念一段经文。不论以何种方式，每个人都会说：“真主安拉，让你的意旨在这一天实现吧，我的服从和感恩属于你。”然后人们出发，向着树丛往西走去，一路上都把脚抬得高高的，免得被仙人掌的刺扎到。

每年十一月，收获时的这一个星期都会给艾因霍德村带来新的活力。阿布^①·哈桑·叶海亚从骨头里都能感觉到这点。像往年一样，他希望能比邻居更早出发，并用这种希望哄着儿子，早早就带着他们离开了家。不过邻居们的想法和他差不多，因此收获橄榄的工作总是在清晨五点左右就开始了。

叶海亚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妻子芭西玛，她正挪动着头上那装着帆布和毯子的箩筐，好让它放得又平又稳。他低声说道：“乌姆^②·哈桑，明年，我们要起得比他们早一点儿。只要能比那个没了牙齿的老家伙萨莱姆早一小时！只早一小时就行。”

芭西玛转了转眼睛。她丈夫每年都会重提他那卓尔不群的想法。

黑夜已经让位于光明，太阳给巴勒斯坦的群山涂上了一层淡色，山上传来了收获这种上好水果的声音。农人们用木棒咚咚地敲打着树枝，树叶哗哗作响，橄榄噗啦噗啦地掉下来，落到树下早已铺好的旧帆布和毯子上。人们劳作时，妇女吟唱着从多少个世纪以前流传下来的民谣。小孩子在玩耍，如果妨碍了大人，就会听到母亲的责备。

叶海亚停下来按摩僵直的脖子。他注意到太阳已经快到天顶。要到中午了，他想。他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满身汗水。这是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头上戴着黑白相间的头巾，长袍的褶边掖在

① Abu，意为“某人之父”，阿布·哈桑即“哈桑之父”，下同。

② Um，意为“某人之母”，乌姆·哈桑即“哈桑之母”，下同。

腰带里，一副典型的当地农人打扮。他环视着周围的壮丽景象。绒毛状的绿草像瀑布似的漫过山坡。青苔覆盖在岩石上、树的周围和树皮上。防止土壤流失的石头墙绕山盘旋而上，墙的一部分还是他当年帮祖父修的。他转过身去看哈桑和达尔维什，他们每次挥动木棒打下橄榄时，长袍下结实的胸肌都在起伏。我的孩子！他心中洋溢着自豪。哈桑的肺虽然不太好，但还是越长越结实。感谢安拉。

两个男孩站在树两边分别击打，他们的母亲跟在后面，拖着毯子接住橄榄。这些橄榄要在当天晚些时候榨成油。叶海亚能看到毗邻的橄榄树林里正在收摘橄榄的萨莱姆。没了牙齿的老家伙，叶海亚边想边微笑起来。不过萨莱姆其实比他还年轻。实际上，这位邻居很有才智，多年在户外雕刻橄榄木的生活映现在脸庞上，让他显出长者特有的耐心。前往麦加朝圣之后，萨莱姆就获得了“哈吉”^①的称号，这一新的称号赋予他的阅世年资超越了年长的叶海亚。到了傍晚，两个朋友会在一起抽水烟袋，争论着究竟是谁干活最卖力，谁的儿子最强壮。

“老家伙，你这样撒谎可真是见鬼。”叶海亚把水烟袋举向唇边时会说。

“老家伙？你才是老家伙，你年纪可比我大。”萨莱姆会说。

“至少我的牙还都没掉。”

“好啊，摆棋局吧，我要再次证明究竟是谁更厉害。”

“你厉害。你这扯谎的没牙佬，你老爹的衰仔。”

解决这场年度争论的，将是巴加门棋戏^②。两个人会吸着咕

① “哈吉”是阿拉伯语中“朝觐”的意思，“朝觐”为穆斯林履行的伊斯兰教五项基本功课之一，又称“朝功”，每年在伊斯兰历的十二月上旬举行。凡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都在姓名前冠以“哈吉”的称号，享有较高的威望。

② Backgammon，巴加门棋戏，双方各持十五枚棋子，掷骰子以点数在二十四个三角形尖头上推进棋子，此乃最古老的一种游戏，始于罗马时代。

咕冒泡的水烟袋掷骰行棋，谁也不服输，直到他们的妻子几次让人叫他们回去。

上午的劳作进度让叶海亚感到满意。他做完午祷，坐在毯子上，芭西玛已经在那里摆好了扁豆，还有一道名叫麦克鲁伯的菜，是用羊肉、茄子和米饭加上酸奶酱做的。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她为几个流动帮工摆好了另一桌食物，他们带着谢意接受了芭西玛提供的午餐。

“吃午饭了！”芭西玛对哈桑和达尔维什喊道。这两个男孩刚刚做完一天中的第二次祷告。

托盘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米饭，还有装着酱汁与泡菜的小碟，一家人围坐在托盘边，等着叶海亚以真主安拉之名分面包。叶海亚开始念起祷告词，男孩们跟着他一起祷告，而后饥饿之相毕露，伸手去抓米饭，把米饭团成团和酸奶一起送入口中。

“妈妈，你是最好的厨师，谁都比不上你！”嘴巴很甜的达尔维什知道怎么讨芭西玛的欢心。

“好孩子，安拉保佑你。”芭西玛微笑着把一块嫩肉放到了他面前的托盘上。

“那我呢？”哈桑抱怨道。

达尔维什凑到他哥哥耳边，取笑说：“你不太擅长和女士们相处呵。”

“给你这块，亲爱的。”芭西玛也给哈桑切了一块上好的肉。

他们很快就吃完了午饭。午饭后，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悠然地吃甜点喝咖啡。因为还有更多的活儿要干呢。芭西玛已经开始往筐里装橄榄，帮工们会把装满橄榄的箩筐搬去榨油。男孩们都要在收获橄榄的当天把自己的那份橄榄榨成油，不然橄榄油的味道就会发酸。

不过在回去劳动之前，先要进行祷告。

“首先，让我们感谢安拉的慷慨恩赐。”叶海亚从长袍的口袋中取出一本翻旧了的《古兰经》，发出了他的命令。叶海亚的祖父曾在他面前培育这些橄榄树，这本神圣的经书就是祖父给他留下的。尽管叶海亚不识字，但他在凭记忆背诵经文时喜欢看着那漂亮的印刷体。男孩们欠身跪下，性急地听着父亲念出《古兰经》的韵文，刚一得到父亲的允许就急忙冲下山去榨油。

芭西玛头上顶着一箩筐橄榄，双手各拎着装满碟子和剩饭的编织袋，与其他妇女一起下山，每个妇女的头上都稳稳地垂直顶着坛子和其他物品。“乌姆·哈桑，安拉与你同在！”叶海亚对妻子喊道。

“也与你同在，阿布·哈桑，”她回答说，“别耽搁太久。”

现在叶海亚是独自一个人了。他迎着微风，轻缓地把气流吹入阿拉伯竖笛，感受着音乐从他指尖下的笛孔流出。叶海亚的祖父曾教他如何吹奏这古老的乐器，竖笛的旋律让叶海亚想到他的祖辈、数不尽的收获季节、大地、太阳、时光、爱情，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每次，当第一个音符飘出时，闭着眼睛的叶海亚会扬起眉毛，就仿佛他永远感到惊诧，他这手工雕刻的普通笛子为什么能随着他的呼吸奏出庄严曼妙的音乐？

收获季节过去几周后，叶海亚的旧卡车装满了货物。其中有一些橄榄油，不过大部分是杏仁、无花果、几种柑橘类水果，还有蔬菜。哈桑把葡萄放到了最上面，免得压坏了。

“你知道，我不愿意让你走那么远的路去耶路撒冷，”叶海亚对哈桑说，“图勒凯尔姆^①离这儿只有几公里远，汽油现在很

^① 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城市。

贵。就连海法都会近一些，那里的市场一样不错。而且，很难说会不会有哪个卑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埋伏在树丛里，会不会有哪个英国杂种出来把你截住。何必要长途跋涉呢？”不过当父亲的已经知道了原因：“你跑那么远的路，是要去见阿里吧？”

“爸爸，我已经和他保证我要去了。”哈桑回答道，听起来像是在恳求。

“好吧，你现在是成年人了。路上小心。记住，车上带的东西，只要是你姨妈需要的就留给她，告诉她我们都希望她早日来看我们。”叶海亚说，然后又对司机喊道，“孩子，真主保佑你一路平安。”这个司机是他们每个人都熟识的，他的容貌显示出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

“安拉保佑你长寿，叶海亚叔叔。”

哈桑亲吻父亲的手，又吻了额头，恭敬的动作让叶海亚心中充溢着爱和骄傲。

他看着哈桑爬上卡车车厢，然后说：“孩子，在所有的日子里，安拉都会对你微笑并保护你。”

他们驾车离开时，达尔维什骑着他心爱的阿拉伯马轻松地跟在边上，这匹马的名字是加诺斯。“我们比速度吧。你那卡车装了太多的东西，我让你先走一小时。”他对哈桑嚷道。

“去追风吧，达尔维什，风要比这辆旧卡车更配得上你的速度。加油，我们在耶路撒冷的阿木图·萨尔玛的房子那里碰头。”

哈桑看着弟弟达尔维什骑着无鞍马飞奔而去，他的头巾稳扎在头上，头巾宽舒的边缘在脑后随风飞扬。在方圆数英里之内，或许在整个地区，达尔维什都是最出色的骑手，而加诺斯是哈桑所见过的跑得最快的马。

在布满尘土的公路两边，是地势稍高的静谧林带，空气中弥漫着开花的柑橘树和野生指甲花的馨香，因而令人陶醉。哈桑打

开他妈妈每天都要装满的小袋子，捏出一小块她调制的黏糊糊的药，放到鼻子下。他尽量深吸了一口气，让空气流入他那有气喘症状的肺部。当他打开阿里的母亲佩尔斯坦夫人教他阅读的秘密藏书中的一本时，新鲜的氧气已经顺着血管流遍他的全身。